九州论剑

荷月，心境的颜色

殷允岭

我接手一部湖人书稿，
感受到它正有荷火的灼热。
赤情的诗人见得不少
啊
能令我感慨的又是一个
……

荷月的一日，湖上家人带来了一位也是湖人的男客，言是一位作者。我身为湖人作家，深知那画出浪格的湖水中，随时都会冒出一丛芦苇艳荷。那荇草苫盖的棚寮中，每刻都会蹦出一位作家、诗人。千里大湖的灵光，百样生态的鱼蟹，以它优渥的食物链生成珍馐，再补养一个呱呱落草的婴儿，加清风朗月，艳阳仙水不把他（她）饲喂成一个小妖精才怪！

接下来的介绍更加投缘，这位敦厚沉稳健壮的湖人，不单与我一样写诗、散文和传记文学，而且曾接替我编辑过的那份相当于我县《人民文学》的《微山文艺》编务，成了三十余年前就接科此任的我之同道，融汇成一块降雨祥云，命运之谐不止于巧合。

下面的叙事使我兴奋，在经济大潮落于低谷，文学世情堕入低潮的今日，竟然还有这样一位文学发烧友编苇成席，酌句成书，请我这样的一位湖翁作序，真乃微山湖文化的大幸。

《心境的颜色》，一个文味隽永的书名。王德增，一个忠厚崇德的名字。书稿晶重，而从他身上，我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——浩繁的文学心事——沉重的文学恋情。他说我是他的榜样，三十余年前，便读过我的长篇小说《大船浜》。但是，那是不可效法的流动世情。

我开始仔细地翻阅作品，发见的是炽热的文字，赤诚的心，活脱的人物，浓酽的情。笔调沉稳，并不是为作诗词强作愁。语言凝炼清爽，是那种提纯了的地域白话，又文气充盈的乡音，就像是湖水中捞出的鲜鱼和绿草馨香。

他笔下的《老家》《心家》《假日，老宅》《老宅情飞》，都是连缀乡愁乡乐乡喜乡忧的民间故事，湖味大呱。每一段情节都是朴素的个性语言，而又学春燕筑巢那样，显现出勤劳为生、辛苦为家的淡淡忧伤：

《老宅》
春风鼓起我对老宅的思念
寂寥的门庭
斑驳成一册残破的《芥子园》
古旧、衰老、忧伤
在院中徘徊
几只似曾相识的雨燕
对我叽叽喳喳
穿堂绕梁
芳华淹没在时间的长河
只有乡间旧爱
在不名的角落里
滋长
……

对老家深情的眷恋，动情的诗句，显示出作者广意的初心。不忘一切旧情旧物，被称之为情商和良心。国与家，一大一小。但，有家才有国，有国才有家。我不能相信一个不爱家乡的人会爱祖国。与爱恋家乡一草一木、一棚一寮相对仗的，是他对于每一位亲人的爱。其中，共生着爱屋及乌的充足成份，篇幅亦大。他的《泰水氤氲》《兜V兜》《我就是你》《一蓑烟雨任平生》《一段情》《喜老师》《雪上空留马行处》等，都是此类作品。

写父母的《我就是你》《一蓑烟雨任平生》饱含深情，让人泪目；而写爱人的《兜V兜》《那情》，给人以温馨。写子女的《六一你好》，慈祥包容；写友情的《一段情》《玫》，尽显作者的坦诚友爱，善解人意：

“送他上车，挥一挥手，两人的眼里盈满了泪水……数不清的电话：保重，谢谢你知性的慰藉，我心尖尖上挂着的东西，你竟然看见了。你装着淡然，可话音里，分明压抑着呜咽啊……”

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”参加工作三十多年了，人事如过眼云烟，成了挚友，就是天涯海角，也永远着牵挂。

洋葱——一层层全是皮。无心相交，却映显出交心的珍贵。于是，他顺手写出了爱湖入痴的一段段叙事诗，《初夏，微山湖》《冬日，微山湖》《八月，微山湖》《微山湖·连家船》《微山湖·船家》《致微山湖》：

“你生在北方
正是北方汉子的模样
烈酒与风浪
本就是粗犷昂扬！
可你呀你
却穿着江南女子的轻盈秀装
运河是你的脐带
泗河在供你血浆
南水北调的神物
带来了异域万象。
铁道游击队之歌的绝响
震荡了百万亩苇荷中的月光
还记得那个拾湖的少年吗？
他已经茁壮成你的新郎”

最后的一句是诗眼，是神来之笔。他从大湖的万象中选萃出精灵——那个风光无限的新郎！

微山湖畔群生着这样的渔女渔郎。在仙风灵光的洇染下，热血与激情奔突的青壮完成了自己的诗化——

请看另二位男女的诗句所云：
你溶入万千渔人的血汗——
微山湖，你不是淡水湖

卖鱼的小妮子正有湖蛙的大口气：“清早，我打了一个阿嚏，鸟儿飞了，鱼儿跳了，湖浪翻了，我还没有作诗，就惊吓了湖上的空气！”

这样的妮子小子组成湖畔诗社，你防得住会出现所谓的文学大家么？

王德增的作品中，教育类占了很大的比重，教书育人、教育教研、师生情怀等方方面面，每每倾心篇章：

《心中的教师节》《那年，风正华》《鼓乐悠长》《访得万家灯火香》《鲁桥一中的墙》《春在校园泗水风》《研学旅行张家口 小组合作在东方》等作品，是仁者心境的折射，完善着他学高为师、身正为范的成长心历。打铁先须自身硬，想给学生一碗水，自己要有满缸水。

啊，他凭着俗话中的“良心”在写作，一首首“教育诗”：

壮年之后的他了
彳亍于教书育人的路上
却深知须要
优秀着自己
他也想呼唤自己的同行
个人的专业和道德成长
贯穿整个的教育生涯
“山不过来，我过去”
爬一层山坡
积一层学业
……
——《春评》

也许是家族小，朋友少的原因吧，他更重视难得的友情。歌咏友情、爱情的作品，在他的集子里也占据较大篇幅。《不如见一面》《那一夜》《距你最近》《那一抹晚霞》《梨花又开放》《东山坳 青檀寺》《我的农民兄弟》《假如没有思念》等作品，浸透着他对亲人、友人浓浓的情怀，深深的爱意：

《求你一秒》
你是草原上的骠骑侠客
我是原上的萋萋小草
千万个春秋的枯荣
只为等啊
哪怕是你蹄儿
不经意的踏我
……
你是堂上敬仰的宾客
我是万年之木又被千刀万剐的木勺
情愿被煮、被搓、被弃、被灼
只为你的唇儿紧贴
可是你呀
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感觉
……

充满悲情的暗恋，无聊无方，无依无托。

我曾读过湖畔诗人写出“扑上窗后雪地，吻她匝地倩影”的胆寒诗句。又一个多情赤情的人啊，却要为爱被踏、被灼。湖水与活鱼养壮的男女，何等的痴情，何等的畸恋，才会有如此醉心的诗行？

写过了爱之美梦的情诗，他向上的性格，转移到事业的奋进！他要用爱的力量教书育人，让自己成长为一个为学子传递福音的使者。

写QQ空间三年，写博客十年，写美篇三年，几百万文字，漂淘出一掬晶莹彩石。终于苦心孤诣地整理出来了，报刊发表，网上传阅，逐渐生长为出版一本专著的雄心！却把作序的希望寄托于我，我几近无语，然有千言万语。

由我编辑的《微山文艺》嬗变为《微山湖文学艺术》双月刊，至今已八十期，依然红火地充当微山的文化名片。如此而言，他是我的文友后生，是来自家乡的有缘才子，恳我作序。这令我想起许嘉璐副委员长的夫人笑问我的一句话：“你是用了何种法术，让我家老许搁笔多年后却乐意为你的《雪龙纪实》作三千字长序的呢？”

我老老实实地回答：“我真诚为文，写出了真实的南极和南极真人……”

王德增依然！

我读罢这一部湖人书稿，
素静的心湖又荡洪波。
连天的荷苇丛流绿飞红啊，
赤情的少男女都会唱歌……

■张成林 摄影

流年

烟火夜市

寇洵

姚寨路一条街有不少小吃店，到了晚上，店家就把桌椅板凳都摆出来，从店门口一直摆到马路牙子上。客人来了，就点一点凉菜，要一点主食，坐在门口。差不多每个小店前面都是这样，客人不多，三三两两的。吃过了，就走了。也有客人不走，坐在那里谈天说地，说到很晚。我跟发小应该属于后者。

发小从学校出来之后，有一段时间一直跟我住在一起。晚上，我们没有什么事，就到那里坐着，要点凉菜、啤酒，聊点家常。但那条街上的夜市一直不温不火。夏天过了，发小去了南方发展。他走后没两年，遇到拆迁，那条街上的小吃店纷纷关了门。

从经二路往南走到红专路口，原来有一片也是夜市。丁字路口有一家店，卖炭锅鸡、酸菜鱼，价格比较实惠。我有三个老乡，在附近的小区租房住。我们经常会约到那里，点的最多的是酸菜鱼，四个人围着一个锅，再搭上一点凉菜、啤酒，坐上大半夜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各回各家。也是过了那个夏天，他们几个接二连三回了老家。以后，我偶尔还会从那里过。那个夜市不见了，但我时常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。

曾有一个朋友请我们到北环外面一个夜市，那个夜市大，摊位很多，人声鼎沸，热闹得不行。那一片周边原来有不少都市村庄，租户特别多，大多是打工人，到了晚上闲了，就都聚在夜市上嬉笑打闹。这里有个毛病，就是人太多了，我们几个人坐很近，说话还听不太清。

我搬家以后，小区南门外有一片夜市。这个夜市往西边走，原先也是一个都市村庄，再以前，还有一所大学。这附近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夜市也就很热闹。几个烤羊肉串的，就搁在路边，有几个壮汉一直在那里忙活。他们不停地翻着炭火上的肉串，烟气就从那里升起来。

这些烟气，与旁边做砂锅的、炒面炒粉倒腾出来的烟气，经常在空中缠绕，让整个夜市充满了油烟的味道，食客们就都被罩在了这种烟气中。他们在那里吃喝猜拳，谈笑私语，使得整个夜市喧闹欢腾很长时间，甚至午夜时分才能真正安静下来。

有一年夏天，夜市忽然来了一名歌手。他身上斜挎着吉他，手里拿着歌单，挨个桌子转着，让客人点歌。点一首歌，通常十元钱。但我注意到，食客们都忙着吃喝说笑，很少有人会主动去点歌。

歌手就有点落寞，但他并没有离去，依旧徘徊、期待。食客们走差不多了，他还在那里坚持。终于，有一个女的把他喊了过去。这是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子，她点了一首歌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一开口就打动了我。他的歌声里浸透了忧伤，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愁和迷茫。

我有个做餐饮的朋友，在纬四路附近开了一个烧烤店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喜欢到他那里去烧烤。他把店里布置得很花哨，墙上贴了不少烧烤段子，很搞笑有趣。但我们还是喜欢坐在店外的大树下，总觉得大树下面好乘凉。

有三个写诗的哥们从上海过来，酒喝差不多了，诗兴也上来了，就每个人写一首，然后当众朗诵。有一个朋友可能是喝高了，诗中就充满了豪言壮语。我记得他写道，不过是三千年，不过是一座城，不过是一次烧烤，不过是一阵夜晚的风，吹过金水河。

福彩路上原来有一家很大的夜市，叫大城小爱。那里有一片很大的场地，周边围了几十个商户，场地中间百十来张桌椅。生意好的时候，常坐得满满当当。几百人聚在那里宵夜，想想就知道有多壮观。特别是赶上世界杯的时候，那地儿可热闹了。球进了，一片山呼海啸。

有一段时间为了招徕生意，这个夜市的老板还请了一帮美女模特过来，在门口迎宾助兴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对面也有一个夜市，不过是在屋顶上。要是有风的话，坐屋顶上会凉快很多，视野比较开阔，可以趁机站在屋顶上看看夜景什么的。这家夜市的生意也还算可以，开了不少年。但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后来还是从屋顶上下来了。 ■许双福 摄影

泉之林

静止的船

杨福成

一条船靠在岸边，它哪儿也不去。

风来了，说前方有好的消息。

春来了，说彼岸的花开了。

浪来了，说明天是个好日子。

……

这条船不为所动，它依旧静静地靠在岸边。

岸边有好多破旧的船，岸边有几尊生了锈的锚，岸边还有一段一段沉睡了的老缆绳……

这条船半闭着眼，是在休息，还是在拾掇心头的碎片，谁也说不清。

天黑了，船还是靠在岸边，一动不动。

这时候，一条鱼蹿出水面，跳到了船舱里，蹦蹦哒哒一阵子，消停了，和船，和夜色一块儿静了下来。

天快亮了，周围已经有了嘈杂声，脚步声，海浪舔舐着细沙，也发出丝丝的声音，如春天拨弄了花做的琴弦。

这条船还是半闭着眼，似望着远方，又似瞅着那条落在舱里静止的鱼。

它默默地，在海天相连处，写了一行字：“每一个明天都是从灯光熄灭时开始的。”

天还是不太亮，没有人能看得清这些歪歪扭扭如结绳记事般的文字。

说来也怪，天亮了，海风扫去了船舱里的尘埃，那条静止的鱼不见了。

它究竟是去了大海，还是化作尘埃，随风去了。

风轻云淡，海茫茫。

淡是生活的真实，是万物的主格调，那些轰轰烈烈的、天翻地覆的、锣鼓喧天的，最终都要安静下来，归于平淡，如这条船，如那条鱼。

这条船的平淡，是千帆过后的沉寂，是风云宕动后的宁静，平淡了，就坦然了、自在了。

你看这条船，没有了帆，没有了橹，它反而找到了方向，找到了属于生命的港湾。

万物生命的希望，在此岸，不在彼岸。

此岸阳光正好，不时有路人的欢笑，不时有亲人的鼾歌，这就是一条船，一条命运再好不过的船。

南荷北佛

茶一碗，缘一程

徐妮

去年的夏末，为拍一部汽车旅行微电影，我初到银川。镜头下的中华回乡文化园，白色的建筑，金色的穹顶，广阔的天际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而和谐。

拍摄之余，一位裹着花色头巾的女主人，邀我们品尝了地道的八宝盖碗茶。正是那碗茶，叫我好生惦念……

八宝茶，有八种配料。泡茶的茗荈，不叫茶叶，而叫茶料。取少许绿茶或白茶，随四季的变化与个人口味，配以枸杞、红枣、葡萄干、桂圆、白玫瑰、果干、核桃、冰糖、芝麻等，红的如丹霞，绿的似翡翠，白的若凝脂，光是瞧着一盘茶料，便足以撩拨起舌尖上的味蕾。

女主人端庄大方，举手投足间透着优雅。一边沏茶，一边讲起了盖碗茶的由来以及喝法。八宝茶起源于盛唐时期的丝绸之路，正是如今的西北地区。西北人喝八宝茶不用茶杯，而用盖碗，由茶盖、茶碗、茶托组成，盖为天、托为地、碗为人，又称“三泡台”或“三才碗”，有“天地人和”之意。

凡外地人到这里来，一碗香气四溢的盖碗茶，就是顶好的待客之道。喝茶当于瓦屋的纸窗下，在光影斑驳间，尽享半日清欢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早晨起来，总要刮上几碗盖碗茶。这一“刮”，正是盖碗茶的精髓所在。

泡茶的水先要煮沸，头次加水用茶盖滤掉，曰流茶，再次加水可饮用。我端起茶杯，觉得烫手，边甩手边赶忙将茶杯搁下。女主人见了，“咯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“小心烫，端茶时，要连茶托一同端起。左手托住茶托，避免烫手，右手提起茶盖刮几下，轻刮则淡，重刮则浓。”原来是这样，每个人刮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呦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刮起了茶。碗中的茶料随之上下翻滚，琥珀色茶汤顿时香气四溢。

喝茶时，不可吹气或急饮，须用碗盖刮一刮。这样刮开茶叶，拨去热气，将茶盖呈倾斜状，送至嘴边，慢慢地一口一口喝。对于不偏好甜味的我来讲，这样的口味真是恰到好处。入口醇厚而清新，入喉回甘悠长，余味不绝。茶的清香，果的甘甜，花的芬芳，每一口味道皆不同。

女主人热情地为我们续茶，直到临走，我才明白，是否要续茶，还藏着微妙的茶语。若喝完一碗还想再喝，就留少许茶底，主人可意会添茶；倘若心满意足，就把茶水喝完，捂一下碗口，或把碗里的桂圆、红枣等配料吃净，主人不再盛情续水。原以为茶料不能吃，就一遍一遍地喝茶。正要吃红枣时，女主人又贴心地说，你们想吃就吃，不想吃留着也无妨。

我不太确定，那日我有没有吃掉茶料，也记不得茶料是什么味道，但我偏偏记得那碗茶的味道。

这些年，走过不少地方，也喝过不少茶。但有些地方，一生或许只能去一次；正如有些人，一生的缘分或仅有一程。不知何时，再能刮上一碗八宝盖碗茶呢？ ■苗青 摄影

东山小鲁

瓦那湖野

李伯喜

去瓦那湖，我有两条路线，一条从尚兰谷、欧兰谷、傅山、董家岭、侯家洼，到大湖的腹地。另一条，从张家沟、程家沟的交界处，穿越树林深处的小径直接去湖上大坝。

进入大湖腹地，远远地看见水中挺拔的高粱披着绿色的外套，红红的高粱穗在初秋的晨风中微微荡漾，如同湖上的波浪在涌动。成群的麻雀，在高粱穗上飞来飞去。在这些麻雀中，新生的雀儿身材单薄，羽毛不是很丰满，却欢快地鸣叫。

台风“格美”过境后，湖水漫了上来，淹没了夏玉米地。玉米站在水中，一排排，好像列队迎宾似的。玉米正在授粉，个头还不是很大。远处十余亩地的春玉米，没受湖水浸泡，都黄秆了，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。

沿着田野深处的小路，往湖畔走，湖水的气息一下子漫过来。太阳在云层中游弋，云儿在天空中漫步。远处的瓦那山，朦朦胧胧，偶有阳光照过，山却很清晰，好像山上有溪水流过。

我从湖畔走过，惊起几只白鹭，其中一只迅速飞起，沿着湖水，另一只也起飞。湖有了生机，我也愉悦起来。燕子掠过静寂的湖上，翩翩起舞。大片大片的玉米和高粱，如同翠绿的草原，一望无际。

湖心屿上有一排平房，被湖水围着。我来的时候，大湖正在泄洪。湖水流向西面的瓦那河，汹涌澎湃，波浪滚滚。拦河坝上已成了小瀑布，哗哗的声音响彻绿野。

去年初秋时，我游走湖野。湖心屿的平房周围是玉米地，高粱地旁边还有一片谷子。这天下午，我正走在小径上，被一片谷子地所吸引。那上空被密网罩着，谷穗饱满得压弯了枝头。我庆幸，还有人种下谷子。

从湖边回来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阵撕裂般的鸟鸣。一只鸟被网住了，挣扎着叽叽地叫着。我费了很大的劲，才把它从网里弄出来，还怕伤了它。刚要放飞，却被它锋利的喙啄疼了，留下了血印。忽的一声，它从我的手上飞了出去。 继续往谷子地深处走，见密网上挂着五六只鸟，已干枯了。走近看，有白头翁、乌鸫、麻雀和不知名的鸟。

前几日的早晨，从张沟路过，走过那片不大的小树林。那里的杨树，大概有上万棵。拐过104国道，沿着一条不起眼的小路，越走越深，就被鸟儿的大合唱所震撼。

先是喜鹊，嘎嘎嘎地飞过它的巢，往树顶飞去。不一会儿，又盘旋过来。听那婉转的歌声，悠扬，妩媚，知道那是乌鸫。它隐藏在树叶之间，你看不见它，只能听到的它在歌唱。我住的小区，在瓦那河的南岸，乌鸫每天清晨藏在梧桐树的顶端，嘹亮地模仿着各种鸟的声音。

在密林深处，我发现一棵干枯的树上有五个洞，空空的。我用手机给树洞拍照，它们应该是啄木鸟留下的。曾经在湖畔的另一片树林，也听到过“咔—咔—咔”的声音，空明而厚重。

密林的边缘，天空好像明亮起来，一大片菜园子很是诗意。一只不大的伯劳，站在黄瓜架上，不停地在啄着自己的羽毛。

我轻轻地从林中走过，呼吸着树木的气息，听着美妙的音乐，真不想走出这个林子。

初秋的湖野满目苍翠，让人心生喜悦。原野诗意盎然，收获的季节快到了。 ■听松 摄影

他乡

鸡冠砬子

赵广梅

吉林省长白县十四道沟镇西约五公里，有一片奇峰耸立的自然奇观，那便是鸡冠砬子，因其山巅形似雄鸡的冠子而得名。

初次听闻鸡冠砬子，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。几个好友计划去长白县游千年崖城，途经鸡冠砬子，有了顺道一睹这风光的心愿。

车停路边，一幅生动的画卷，在眼前缓缓展开。那巍峨的山峦，那险峻的砬子，还有它脚下湍急的鸭绿江，令人陶醉。远望，群峰叠嶂，云雾缭绕。阳光透过云层，为砬子披了一层金色的外衣。

沿着山路前行，山脚下是一个不大的村庄，鸡冠砬子村。一道风光，将小村一分两半。鸡头插入江中，仿佛在低头饮水。来到山脚下，抬头望去，只见那砬子高耸入云，形态各异，鬼斧神工。

我们沿着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小路向山顶攀爬，终于登上了山顶。俯瞰四周，只见群山连绵，仿佛置身仙境，一切都变得渺小。山顶有一片茂密的树林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，斑驳成如梦光影。树林中还有许多野生动物，灵巧的松鼠跳跃嬉戏，美丽的鸟儿婉转歌唱。

在山顶上度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时光，依依不舍这神奇的地方。回首望去，只见那巍峨的砬子，耸立在鸭绿江边，仿佛在向我告别。回到车上，我还在回想砬子顶上的山峦、树木、溪流、动物。

离开鸡冠砬子，继续向长白进发。心里还在想，这里不仅是一片自然景观，更是一座生态的宝库，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秘。

社址：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：272017 电话：2343393（综合办公室） 2343207（总编办公室） 传真：2343334 发行热线：2343593 广告许可证：2720004990002号 月价：40元/份 印刷：济宁日报社印刷厂